

经典文学

Classical

鲁敏——著

此情无法投递

The undelivered love

一次荒诞审判的辐射，
给身边人内心留下几十年的伤痕



四川文艺出版社

鲁敏——著

此情无法投递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情无法投递/鲁敏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11-4348-9

I. ①此…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9796 号

CI QING WU FA TOU DI

此情无法投递

鲁敏 著

责任编辑 孙学良
责任审校 蓝 海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崔 娜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48-9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第一章 一九八四

目录

第一章 一九八四	1
第二章 一九九〇	70
第三章 一九九六	124
第四章 二〇〇〇	177
第五章 二〇〇六	230

第一章 一九八四

一

1. 1983年的圣诞夜，应当说，那是陆丹青在人世间最后的记忆。他于这一夜勃发，如同初生，亦于这一夜萎地，直抵死亡。故而，因着事关风月、事关性命，这记忆被无限拉长，被添油加醋，被生吞活剥，也被细嚼慢咽。

1983的冬季，跟1982年、1981年的冬季差不了多少，同样是沉闷的大地，单调的色彩。那不是鼓励娱乐的年代，甚至根本没有人提到圣诞节——那是个什么玩意儿！报纸上只会盘点一年来的钢铁与粮食产量，会报道坚守岗位的先进人物。人们会为单位里发的两条毛巾及元旦慰问信而心满意足，然后抱着白菜或夹着挂历，肥肥地、慢慢地在街上走。

可陆丹青没法像街上的大众们那样过。不过才上了一年大学，可他感到自己已脱了胎换了骨，有气派、有境界了。可不是，圣诞节呀，怎么能够平平常常的呢！这是真正的大学生应当最应当过的一个节！再说，他可是学过多年美术、临摹过那

样多的油画的——西洋！艺术！美！青春！自由！这些个，怎么说得清，又怎么能白白地放过！

他跟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完全的一条心，早两个月前就开始商议了，想了许多的方案，做了无数的谋划。那过程，太繁复也太恼人了，且略去不详吧，总之，最终，铁板钉钉定下来：他们几个，要弄个舞会，真的，像模像样的、想象中最好的舞会，与电影和小说里一样的舞会。

事情一定下来，如同张了弓搭了箭，那遥远而宏大的目标，是无论如何都要射中的。有了目标的人，走路行事说话，分明的就不同了。

陆丹青和他的同伴们都发自肺腑地感到：他们的这个冬天，与众不同，在新旧年相交之际，他们在酝酿一件高度浪漫高度新潮的大事，他们是时代的引领者与创新者，是清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把这个平常的冬季照得跟春天一样暖和而悸动。

舞会？听上去活像说胡话呢，但真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说动，也就动起来了，如同百鸟朝凤、百川归海——班上有个同学自告奋勇负责提供地点，他父亲是援藏干部，他跟母亲一直住在姥爷家，自己家的房子长年空着没人的，借一个晚上来用绝对没问题。陆丹青呢，他认识校园广播站负责值机的同学，能弄到一些很好的音乐磁带（嘿，准叫人一听就可以扭屁股）。另有人负责从社会上的表哥那里借一个四喇叭立体收录机（跳的时候甚至可以拎在手上！）。又有校园活动家打包票说可以请学校礼堂的朋友帮忙搞一个彩色背景板之类。甚至，他们想着，要拉上几排金色纸花，点上彩色蜡烛，把光线

弄得有气氛一点；如果，大家乐意再凑点小钱，还可以买红酒与点心，排放在窗台上，让大家临窗站着，对着夜色一边啜酒一边低声说话，多妙……

这样，从两个星期之前就已开始了。陆丹青作为表率，简直像起义领袖般忙碌，各样事情都要交代给各人按部就班地分头进行。音乐么，既要有浪漫钢琴曲也要有老迪；红酒不能太贵，但颜色要好；纸花一定要发亮的那种，等等。因为太过激动，陆丹青有点故弄玄虚，事情其实根本不必保密，但他仍要求所有的男生像地下革命者一样，保持神秘性与警惕性。操场上，他们在不知情的同学间相互交换眼神、使用独创的暗语，偶尔，又会为一些公共场合下的巧合而假咳嗽、吹起口哨……所有这一切带着小心思的举动，像是化学课上的催化剂，分分秒秒都在促进着，好像他们都要在那个终点的夜晚燃烧乃至爆炸。

只有那讨人厌的日历仍像病人的脚步那样缓慢地踱着，令他们眼巴巴地看着焦渴。12月24日！12月24日啊。

暗中构想了很多细节与步骤，直到最后，他们才大梦惊觉、像是突然间发现，呀，全是男生在忙得一头劲的，女生呢？他们的女舞伴呢？真不可思议，舞会最关键的构成竟然毫无着落。多么莽撞又多么自信！

其实，女舞伴，这个必要且重要的问题一直存在，所有的人都有所意识，并且严重到大家都特意绕着不去碰的地步。

不得不商量了。

到哪里找女舞伴？他们，包括陆丹青在内，十一个男生，

聚在一起长吁短叹。可选择的余地其实非常之小：本班或本系的女生，不行，一定会走漏风声（真怪，为何他们就不愿走漏风声？似乎，这舞会，只有成为一个秘密，才能算是真正的舞会！）；社会上的姑娘，不熟，不对劲儿，也找不来；以前的高中女同学呢，不行不行，那些女生，不大方的，吓都要吓回去了，还跳什么。扯来扯去，大家都有些惘然，几至沮丧，甚至恐慌，好像舞会要夭折了似的。

……呃，我妹妹有个好朋友，高三了，很漂亮很活泼，到我家来玩过，我可以找到她，让她再带些女生来。不过……我怕……有个同学犹豫着开了口，神色又略有些自豪。

怕什么？能怎么的！大家齐声嚷起来，像捞到稻草，根本不容他多说。

不是怕你们，我是怕她！她可不是一般角色，特别能疯、会使性子，无法无天起来谁都拦不住。要知道，她从小在军区大院儿长大，很厉害的。

好嘛好嘛。大家急急忙忙地附和，恨不得把那男生举到半空。什么无法无天，什么军区大院，什么厉害角色，一概忽略不计。女舞伴的事情就这么仓促而笃定地确认下来，反正别的也行不通，是好是歹就这样了。

接下来，他们一下子都高兴极了，盲目极了，好像开了个特别成功的大会议。其实，真要说老实话，他们一个个的，也并不真的就会跳交际舞，但他们不可能承认的，跳舞有什么不会的！再说，想想吧——跟一个女生跳舞，可以摆出那种样子：一只手从后面搂住她腰肢的部分，另一只手包住她冰凉的

手指。下巴颏在她的额头上部很近的地方。用很低的声音对她说话。她会走错步，她会踩到咱的脚，她会不小心跌到咱怀里。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嘿嘿，所有的男生似乎都听到自己的肌肉与关节在悄悄地拉直了膨胀了，真的，他们太需要跳舞了，需要极了，从腋毛里、从肱二头肌里、从髋关节里、从每一滴热乎乎的血里需要。十八九岁呀，那满身的劲儿，真没的说的。

2. 然后，那一天，千挨万挨之后，在等得差不多快要发狂之后，真的来了。

所有的人都应当记得很清楚，天气实际上已经很冷了，很多人脖子上套着当时最流行的白围脖、紫红围脖、藏青围脖，美则美矣，但也使每个人看上去都缩头缩脑、笨头笨脑，兀地短了一大截。丹青为此很不满意，他皱着眉头，想起此前看过的那些外国电影，舞会上，男人都是西装，女士都露出脖子和胳膊……而他们，难道要缩着脑袋抱着大棉袄跳舞？这想象让他不满而焦躁，而天色，就在这几近自暴自弃的情绪里黑下来。

在食堂吃过食不知味的晚餐——太激动或太伤心，他妈的，都是这样，吃东西就像在吃时间，只图延过这一刻——大家借了几辆自行车，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往那同学家里去了。直到此刻，作为组织者的丹青还是闷闷不乐，几近忧心忡忡，他害怕事先的想象太过美好，事实上可能会相当糟糕。唉，舞会，真不该起这个意的，准砸锅。但别的那些家伙还浑然不

觉，一路上快活地大声吆喝，好像整条街都替他们铺上了通往宫殿的红地毯。

提供场地的同学等在家里，他的家丹青是第一次来。到底是官员家宅，房间很多，好像有四个小房间。地上是窄条的旧木地板，桌上铺了格格子的台布，深红色的平绒窗帘使得室内带着一种喜洋洋的暖气。“我开了暖气片。别看这是旧房子，从前留下来的，天生装有暖气片。”那同学矮小而局促，但在自己的家里，他因为行动自若而变得洒脱多了。这又让丹青不高兴。奇怪，他不喜欢别人比自己洒脱。

“什么时候到？”有同学在散烟，一边把烟叼在嘴里，啪啪玩着打火机，一边斜着眼睛问。他的疑问句省略了主语，但大家都清楚，他在问什么。尤其是他提问题时那种很不健康的姿态，像电影里的大坏蛋似的，刺激得很。

这倒让丹青一下兴奋起来，方才一路上的坏情绪完全结束了。他还不会抽烟，拒绝了，有的同学也是第一次抽，马上狼狈地咳起来。啊，第一个圣诞！第一个舞会！第一次抽烟！有人大声感叹着，像在念蹩脚的即兴诗，声调激动人心。

似乎很快，楼梯口传来女生们的声音——脚步、喘气、彼此笑闹、东西掉地了、突然一声叫——经过楼梯道那个特殊空间的放大与传递，产生了共鸣与回声似的。丹青突然不自在起来，甚至有点慌张，真希望可以暂停，不知为什么，他不想这么快就看到她们，他觉得，应该有一个漫长曲折的等待，她们应当迟到、失约，不该这么轻易地就上了场……

仓促无主之间，他终于还是要了一根烟，笨拙地点上。别

人都往门口迎，他却掉头快速地往屋子里走，一直走到窗户边。他猛吸一口，被呛得直咳，觉得自己很没出息。手里的烟，这辈子头一根烟（唉，也是最后一根烟啊）。那晚上，后来他没再抽烟，因为所有的男生都在抽，没完没了、无所顾忌，像成年男人那样一根接一根，满屋子都是烟味，他反而不必再抽了，他已经足够迷糊！

她们的声音、她们的人，现在都完全进屋子了，清晰了，分散了，不再神秘了。但丹青仍固执地站在窗帘边，疲惫而焦渴，打算抽完烟再加入他们。

另外十个男生，开始纷纷说笑，有些笑话，一听就是事先准备好的。有个家伙还一个个地大声跟女生们说：“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弄得很洋派的样子，逗得大家快活地大笑。丹青竖着耳朵，很快听出来，大约有六个女生，配上十一个男生，基本是2：1，像是科学的试剂成分。接着是倒水和挪动凳子的声音，说谢谢，说不客气，说请这边坐，说我们开始吧……四喇叭的收音机，音量被旋到最大，音乐隆重地响起，略有些刺耳。他的第一根烟也抽完了。

3. 他终于回过头，正好看到一个女生开始脱衣服，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另外的几个女生，则站得稍远，人家只是解下了围脖或围巾，但她，一下子就脱起外套了，屋子里真有那么热吗？丹青意识到，她就是那个男生所说的“很能疯、会使性子”的女生，也可以说是女舞伴方面的组织者了，是她喊来了别的那些女生。

一件最流行的红色滑雪衫，领子与袖口缀着交叉的金丝线，移动着发亮。她两只胳膊都在往后伸，头往一边侧过，而胸脯，正往前挺。

这个姿势他很熟悉，某幅不知名的油画里，一个丰腴的女人，就是类似的姿势，但那女人往后拉下的是披肩一类的东西，并且，身上毫无遮拦，即刻裸露出结实健美的胸部……瞬间的联想令丹青惊诧而喜悦，或者，只是那根香烟的致幻效果？很短暂的瞬间，如同一个训练有素的画家，他竟一下子捕捉到这女生的身体特征……他曾在各种油画上研习过多年的人体，突然具体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近在咫尺的对象身上，其逼人的线条，带着不可模拟的温度与气息。

外套脱完了，她甩甩脑袋，头发重新散到毛衣上，一边自然而然地把热乎乎的滑雪衫递给他。这么随便？这么亲切？丹青有点蒙了，这让他想起了外国小说里常常描写到的衣帽间，现在，她多像一个女爵，而他，是一个贫寒卑微的侍者……有人突然把大灯拉了，只留下几个被蒙上了彩纸的侧灯；地上沿墙根摆了一圈蜡烛，已被点上，闪烁晃动着。接下来是语调夸张的简短主持，口哨与掌声……丹青均听得不甚明白，他头脑里一片混沌，似有耳鸣。一定是那根烟抽坏了。

借着彩色蜡烛的照射、借着这昏暗光线的掩护，有几对开始上场了。大头鞋与带跟鞋在地板上发出节奏错乱的咚咚声，旁观的人故意拍起纷乱的节拍，好像擂起春天的战鼓。1984年的春天啊，或许就是这样到来的吧……

来吧。我们也跳。她不甘于观看，按捺不住，主动朝丹青伸出手。她眼睛很大，但并不天真，亦非世故，他看了又看，如同患了近视，怎么也看不清楚。但他注意到，她是涂了口红的，这显得奢侈而隆重，又有某种咄咄逼人的东西。

军区大院……很厉害的……他脑袋里模模糊糊闪过这只言片语，其他来不及再想，握住她的手就上场了。多么简陋的舞场、多么粗糙的舞曲，可是，真的，丹青感到，当他跟着她迈出第一步，周围的一切就都金光闪闪了！他拙劣地踩着拍子，四肢发直，活像拖着假肢的残疾人，但世上，有他这么幸福的残疾人吗？

4. “我叫斯佳。”她优美地昂着头，说出一个像是翻译过来的名字，一边绕着丹青起起伏伏地转圈子——他拉着她的手，僵硬地小步挪动，如同圆心。

“我最喜欢跳舞了，浑身都动起来，一切都转起来。你知道吗，就是跟一个拖把，我都能跳出最好的快华尔兹！”

别的那些家伙可能也都在跟舞伴们相互聊着什么，但丹青什么都听不见。他的注意力全在他与她之间的空气里，稀薄的空气，分隔开他们热乎乎的身体，多么微不足道却永难逾越的距离，保持着身体不要触碰——丹青忽然想起他听过的一个笑话，卖糖的老头问旁边流着口水的孩子：想吃吗？孩子摇摇头：想不吃呢。是啊，如此靠近一个女生，却得这样想，不搂不抱，不要碰到……

最刺激的得数手。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手上，那感觉也足以

令他发狂，这是他头一次握住女生的手，这么长时间。斯佳的手小而滑，他生怕一失手会滑落……并且，她在活动，一会儿掌心与掌心贴在一块儿，一会儿指头与指头串在一起，一会儿她在里面一会儿他在里面，共同变成大拳头与小拳头……天哪，别的那些男生们也感觉到了吗？这太刺激了，简直就像在书上看到的那种事情……丹青小心地用另一只手在裤袋里加以掩护，以免下面出太大的洋相……

他与她偶尔有些交谈，但比较生硬。好在她喜欢说，她主动说了她的身高（为什么，真怪！），说她喜欢溜冰，会弹一点电子琴。又毫无顾忌地评点丹青的肤色与头发。然后突然没头没脑地讥讽他们班上的男生：哼，还没长胡子呢！连一块肌肉都没有！我最讨厌小毛孩子！我喜欢，嗯，老一点、老很多的男人，老男人……

她说话似乎总在着意追求一种戏剧效果，眉头紧皱、表情夸张。丹青此前从未碰到过这样作风豪放又不可捉摸的女生。他暗中承认，即使排除肉体的刺激，仅从性情上看，他也完全被迷住了。

越跳越热。现在，那几位女生也都脱下她们的外套了，手工编织的家常毛衣虽然没什么了不起的样子，但在这样的夜晚这样的烛光下，都显得动人得很！男生们也更加亢奋了，纷纷扒掉棉袄，有个家伙，也就是这屋子的主人啦，里面居然打了领带，他一下子显得英俊极了……大家像模像样地给彼此斟红酒，碰杯，往空中吐烟圈，斯佳和另一个女生也被人点上了一

支烟，她们很少抽，只是拿在手上做做样子，听凭烟冒着烟，但那样子，真像女特务，或者交际花之类。总之，一种坏坏的气氛，像烟味那样，罩在屋子里，既呛人又醉人。

歇了一阵，再跳。

因为女生少，刚才没跳的男生重新上场，一人抱着一个……有的女生气喘吁吁地假装抗议：人家累了嘛，你们可以轮着休息，可我们只得一刻不停！真是的！

听听，这话，多刺激。似乎，这种轮番上场的次序，有某种说不清楚、令人癫狂的“坏”在里面——女生不停，男生轮流！轮着上！多么惊人的玩法！

……总之，这一轮，丹青不得不歇下来，看斯佳被另一个男生搂着跳——他坐在一边，看得牙关紧咬，因为他非常不喜欢那个换下他的男生，他是这房子的主人，他还系着条领带……

为了安抚自己，丹青索性重新细看起斯佳。她身形特别挺拔，好像无形中有根绳子在往上提着她，她的毛衣不算太紧，每转一个圈，都可以看见，她胸脯轻轻地荡一下，毛衣上水波起伏……她的下肢，灵活而伶俐，配合着腰与臀，形成各种各样美不胜收的角度与姿态……

丹青下意识地摸出口袋里的纸与笔——这习惯，是跟美术系的一个年轻助教学的，觉得很有气质呢，只是很少有机会或有勇气掏出来。今天虽然触景生情掏了出来，但他还是有自知的，就他目下的水平，并不能画好斯佳的肢体与神韵，她的万分之一也画不出来。但能怎么办呢，可不能白白地就这样看过

去，太优美了，太罕见了，以后哪里再会有机会看到！

丹青憋着股气儿，三下两下假装老练地勾，勾轮廓，勾小腿，勾胸形与脖子……

5. 突然有人敲门。声音不大，但很严肃。

拥有这间屋子的那个同学放开斯佳，去打开门。一个干瘦的中年妇女站在门口，她谨慎地伸了一只腿进来，用手扇扇满鼻子的烟，一边仔细地打量了男生女生一大圈，有个女生穿了鲜艳的红色裙子，她看得尤其仔细，像裁缝要学习手艺似的。接着，她又抬头看看屋顶上被关了的灯，在蜡烛与纸花上停留了一会儿，包括地上的烟头、窗台上的酒等等，这过程实在漫长，并且，她的表情极其抽象，如同一幅失败的人物肖像：“我是居委会的。刚才有居民反映这里动静很大……哎，你们都是些谁呢？这可是李书记家的房子。”

“怎么啦，我是李书记的儿子……在自己家里过圣诞节，跟同学搞个小舞会，难道这事儿还要跟您汇报？”因为有女生在场，那同学显得很嚣张，他嘴里含着块泡泡糖，在牙齿间轻浮地绕来绕去。

“哦，既然这样……那你们继续玩，不过，注意影响，声音轻一点。”她好像一下子就满意了，把腿收回去，轻易地消失了。这个看上去极为难缠的女人，为何像孩子那样，一根棒棒糖就可以让她闭嘴？

不管了，不要坏了兴致。继续玩！

像休止符后的主题重现，大家有种交战得胜后的放纵，纷

纷举起酒杯，把冰凉的红酒一饮而尽，有人把磁带换成了迪斯科，大家一起扭起来。哦呀，那可真叫舒服，把屁股拼命往外送，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用劲儿！再用劲儿！用最大的劲儿！现在还是冬天吗？还要穿什么棉袄戴什么帽，热死了，脱掉，全脱掉！最好脱得精光光才爽快！

丹青没有上去，他手忙脚乱地换了纸，又画起这个时分的斯佳，瞧，她跳迪斯科多带劲儿多打动人呀，疯狂了一般，头发那样甩，腰那样扭，胸那样挺，胯那样送，丹青的笔都要抖起来了，没法子捉住了，真好啊，他真庆幸自己好歹学了一两招素描，勉强可以替斯佳留下点什么……

这一场舞把所有的家伙都累趴了，也热坏了。音乐停下，各人东倒西歪地找地方休息。

他们全都进房间了，男生进到一起，把棉毛衫掏出来风凉，女生进到一起，把头发高高扎起来风凉，别的还能怎么的。

斯佳仍然留在客厅里，她用手捋着湿乎乎贴着鬓角的头发，又开始脱衣服了，神情满不在乎，毛衣里面，是件无领的棉开衫，甜美的粉红色，像一幅用色偏暖的人体油画。

在弄什么呢？她热乎乎地凑过来，抓起丹青的那几张纸准备扇风，突然又停住。

嗨，这是什么？你是个画家！达达派？野兽派？立体派？接着，她又提到几个大名鼎鼎的画家，表明她对艺术并非完全无知。说着这些，她语调上扬，似有些讽刺，但她的表情却又